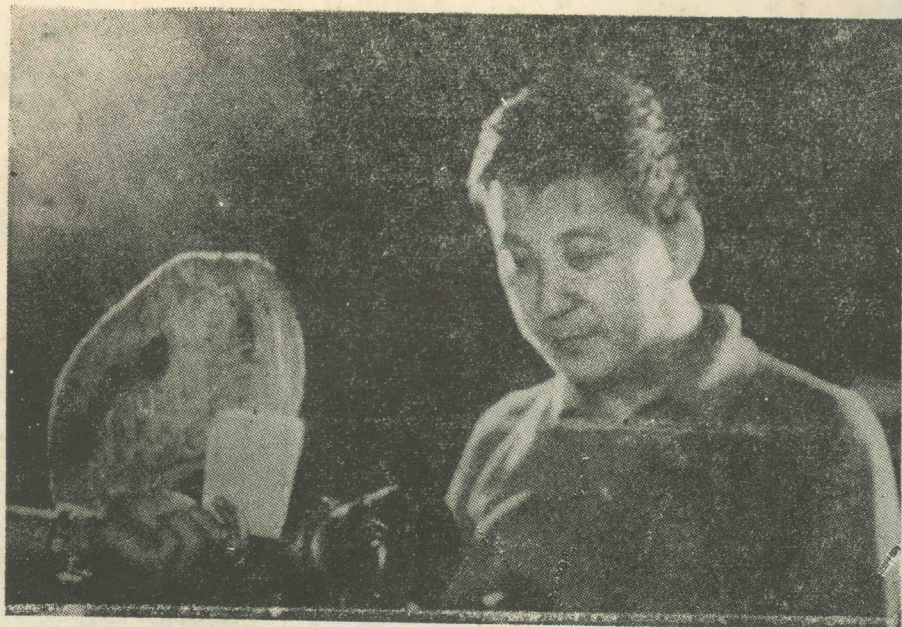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一位堅實的電影播種者

謝 帥

## 李行




你，一個堅實的播種者，懷着一顆樸實單純的心，辛勞的你的被勞工所損毀得紅腫的臂膊，強壯粗糙的巴掌，來完成這艱難的墾種。

你沒有想到等待在未來的豐收，或者種籽不適在這磽瘠的「處女地」上生長而枯死。你祇是堅毅地踐踏着這塊人類「陌生」的土地，揮着滿握「種籽」的手掌和緊握着的耕鋤工作着，工作着。

李行

李行原名李子達，江蘇武進縣人。民國四十一年畢業於師大教育學系；在師大時他雖然專攻教育，但是對戲劇却懷有濃厚的興趣，不久他即抓住了一個機會，加入影劇圈工作。一開始他是個演員，先後參加過「馬車夫之戀」（唐紹華編導，林翠、丁瑩主演）、「罌粟花」（台製出品，袁叢美導演，王珏、衷光主演）、「沒有女人的地方」（唐紹華編導，焦鴻英主演）、「翠嶺常春」（台製出品，吳文超導演，吳驚鴻、王珏主演）等片演出。民國四十五年初執導筒，先是替台聯公司拍了五、六部台語爆笑片——「王哥柳哥遊台灣」（李冠章、矮仔財主演）、「豬八戒孫悟空」、「豬八戒救美」、「王哥柳哥過五關斬六將」、「凸哥凹哥」等，非常受歡迎；然後又為新和興公司拍了「白賊七」、「白賊七續集」與「新妻鏡」。在這時期李行只以能掌握、運用鏡頭和能有臨場工作的機會為滿足，談不上有啥成績。等到他自己搞了「自立電影公司」，拍了「街頭巷尾」（姚鳳磐編劇，賴成英攝影，由李冠章、羅婉琳、崔小萍合演）一片後，李行的才華才顯露出來，不久即為中影羅致旗下，加入龔弘標榜「健康寫實」的行列；這期間先後完成許多膾炙人口的片子，有：「養鴨人家」（張永祥編劇，賴成英攝影，唐寶雲、葛香亭、歐威主演）、「婉君表妹」（周旭江編劇，劉藝策劇，唐寶雲、王戎、江明主演）、「啞女情深」（劉藝策編劇，段凌策劇，王莫愁、柯俊雄、潘琪、王戎合演）等，這幾部片子無論在台灣香港、或星馬一帶的票房都非常可觀。可是這些作品包括李行在內，均極不滿意，因為那裡頭裝得太多的「瓊瑤文學」了。





## 貞節牌坊左起 行李 艾黎 柯俊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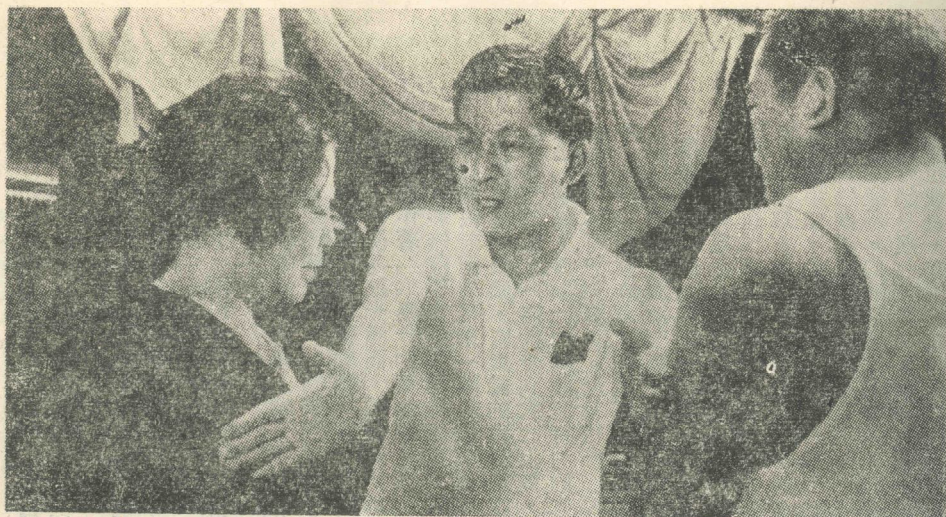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這時候，李行心裡突然有了大轉變，他苛求自己能拍一部真正像樣的片子，可是從此之後，李行就不再受歡迎了；改變作風後的第一部片子「貞節牌坊」（福華公司出品，李至善編劇，徐一工助導，由艾黎、崔小萍、柯俊雄、崔福生合演），票房奇慘，失望、躊躇、徬徨，逼得他想再去拍王哥柳哥式的爆笑劇。接着龍裕中華公司找他拍「日出日落」（張永祥編劇，賴成英攝影，江明、陳慧美、崔小萍主演），這部片子更慘，不但戲院前門可羅雀，而且一般反應平淡，原來他想提拔的幾位新人，也沒有成功。傷心之餘，他還是鼓起勇氣來，鑽牛角尖地拍了「路」（張永祥編劇，李融之助導，由李湘、王戎、張琦玉主演）和「玉觀音」（由姚一葦的「碾玉觀音」改編，白蘭、陳寧主演），成績當然和前不相上下。

接踵而來的挫折，使李行幾乎抬不起頭來；也由於這幾次的教訓，李行放棄了自己一貫在作業上的固執，毅然地為聯邦公司執導了一部「愛情文藝歌唱片」——「情人的眼淚」（張永祥編劇，張美瑤、田鵬、嚴菊菊、楊夢華合演），藉以重溫擁抱擁擠觀眾的滋味；果然此片一泡而紅，在港、台方面的票房，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。

李行的近作計有：為「黃梅大王」李翰祥義務拍攝的「喜煞哀樂」之四分之一的「歸」（即「哀」部份，由張美瑤、歐威合演）；和一部即將上演的「時裝歌唱片」——「羣星會」（甄珍、王戎合演）。現正拍「母與女」（甄珍、王戎、張美瑤、柯俊雄合演），並將着手開拍一部名叫「愛情一二三」的片子。李行的作品有無最肯定的藝術上價值，我們無法也不願妄作斷言；但是他的片子於目前中國電影製作家中，却是罕有的認真者。只要他走進攝影棚，面對着演員們和裝置在全場上上下下的機件，李行的熱情就湧現出來了，每一個新的創作使命，掌握在他的手裡，他就會興奮地不能自己。從他的「街頭巷尾」到「玉觀音」，不論是什麼樣題材的作品，李行似乎有意地刻劃上一代跟下一代的親情關係，其因或許是李行出自一個中國舊禮教的大家庭，故於他所拍片子裡，充滿着「倫理色彩」、「東方風格」。不過在李行一意描述的主角中，總是喜歡在市井小民中打轉，雖然這或許可提醒觀眾——「這是李行的招牌」，然而於無形中也可能會成爲他拍攝出「更出色」作品的絆腳石。

儘管「玉觀音」在去年亞洲影展中榮獲「最佳影片」之最高美譽，但此種純屬「分贓」形式的區域性影展，並不使李行提高多少興致。爲什麼「貞」片以後的作品會令製片人「抓到滿肥赤字的帳本」？究其因或許是李行的過分「漠視」觀眾，而一味地追求自己的「理想」與「意境」。君不見在推出「情人的眼淚」以後，票房直線升高，洋鉅滾滾而來；電影和其他藝術品一樣，沒有一位製作家願意自己的作品被人冷落，而「情」片能十分賣錢，這是一個涉及「存在」問題的事實。因此我們可知拍攝一部迎合觀眾的影片，對李行來說絕非難事，在過去幾年中（「突變」以後的三年），是其不爲而非不能。





生福崔 行李 璐錢 起左「路」

值得一提的是，民國五十四年他為福華公司拍攝的「貞節牌坊」；它是描述東方人一種特殊的習俗——守寡，題材突出，極為吸引人的注意。日本黑澤明的「羅生門」和小林正樹的「切腹」，就是以日本獨有的民族文化習性而博得世界各地一致的好評；現今國片在打打殺殺的「武俠片」氾濫下，若想出類拔萃打進國際影壇，選擇這種題材來攝製，未嘗不是一件聰穎之舉。「貞」片即以「守寡」為前題，而展開一場令人深思的劇情——小寡婦（艾黎）在過門的兩個月後，新郎倌即一命嗚呼；由於當時朝廷對守寡「貞潔」的婦人，設有頒予「牌坊」的獎項，而當婆婆的老寡婦（崔小萍）已有「獲獎」在先，致百般折磨進門的媳婦，煎熬到底，欲其再得一牌坊，光耀門楣；結果逼得小寡婦神魂顛倒，而跳海自盡，以示抗議。李行在本片中有許多新的實驗性手法，對於場與場的轉接和配樂上不用 D.I.S. 而全部用「切」(CUT)，雖然效果顯得很跳動，却令人有種乾淨俐落的感覺。但是過多的特寫鏡頭 (Close-up)，時時在片段中出現，着實有點匠氣。「貞」片有一度李行想將其片名改為「我是一個女人」，從這個題名上，我們可瞭解李行在進行一項否定上一代的想法和做法——有關於 Sex 的；女人應該守寡嗎？近代的思潮與風氣，已於無形中指出其不當和落伍，光以「撒黃豆」、「摸銅錢」(片中曾一度出現) 來解決青春期的衝動，是非常不人道的。凡是女人她就有情慾，為描寫這一焦點，李行用雌貓叫春觸發她，看到別人結婚，聽到音樂，更令其不自覺地連想到男女之間的情形；凡此刻劃地淋漓盡緻，技高而不趨於低等。不過李至善的編劇却值得推戴，生長在鄉野之間的村民村婦，講起話來文縷縷地，聽來不十分入耳。我們知道伊力卡山 (Ella Kazan) 的「天倫夢覺」(East of Eden) 和「天涯何處無芳草」(Spend a Day in the Grass)，對兩代間的處理，使人有深厚的感覺，而李行也正朝着這個目標努力地搜索着、創作者。

形情片拍會星群



一位堅實的電影播種者——李行